

## § 柏拉圖

邪靈無所不在。



「我是皮里蘭皮斯(Pyrilampes)家的僕人，有緊急的事請您到家裡來一趟。您可以叫我阿里。」

皮里蘭皮斯是雅典的貴族，也是執政官伯里克利的朋友，希波克拉底認識這家子，這事得幫。

希波克拉底跟阿里來到一輛豪華的馬車，坐上馬車後，車夫就吆喝起來，接著唱著小曲：

「在我心裡，那人宛若天神，可以近坐眼前，在身旁輕聽細語，說盡情愫。

你盈盈笑靨，我怦然心動。只要看你一眼，我便無語凝噎，忘卻所有語言，猶如一縷熱火穿透我的肌體，

我雙眼如染薄霧，我雙耳嗡嗡作響，我汗流沾衣，微微發顫，我比荒草還要淒涼，感覺自己將緩緩離世。

但我一無所有，只好將一切心思藏盡心底。」

「好了，老齊 停！停！停，怎麼我感覺你一直老在繞圈子。」阿里朝馬車夫喊著。

街道飄著薄霧，車子似乎兜著圈子，迷失了方向。

「這...還真是。」

老齊停了下來，雙耳嗡嗡作響，汗流沾衣，微微發顫，感覺真的比荒草還要淒涼。

希波克拉底望向前方，感到一股邪氣。

於是持手印於第三眼，默唸咒語，大聲喝道：

「小小邪靈，也敢擋路。給我 破！」

薄霧終於慢慢消退，馬車趕緊上路，不久來到一幢豪華別墅前。

「快請進。」一位貴婦人臉色蒼白、鬢髮稍亂，雙手仍緊握著一條被揉皺的織布，領著兩個小男孩出來迎接。

「剛才亞里士病了，早就聽說您醫術高明。這孩子的父親出遠門，一大早冒昧請您過來，實在是情急，不得已。」

「別客氣，讓我先看病人。」

「是我哥哥，他被鬼纏身了。」說話的是安提豐，亞里士同母異父的弟弟。

「別亂說。是我不好，沒照顧好亞里士。」

他剛剛說話了……在顫抖中喊了一句話，像是在跟什麼對話…」

女主人是 Perictione 情緒諳然。

希波克拉底望著這位貴婦人。她臉上不施脂粉，眉間微鎖，衣角還有未乾的淚痕。她手中那條織布，不知是遮羞、驅寒，還是只為了有東西可以緊握。

「夫人，您曾見過…他說夢話時的樣子嗎？」

Perictione 沉默片刻，然後低聲說：

「我…我有時會站在他床邊，他像在與誰辯論，說些我聽不懂的話。一次，他說『真理不在火中，也不在影子裡』…那語氣像極了他父親，強硬、驕傲，但又…更像某種遠方之聲。」

她的語氣中有些顫抖，也有些羞赧。希波克拉底察覺她身上有一種奇異的靈氣，不是魔法，但似乎曾與某種「理念之物」接觸過。

「這孩子的名字是你給的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我前夫…他曾是位修辭教師，說亞里士多克這名字聽來像個偉人。但我從不相信名字能決定命運，直到…他開始夢見火中的城市。」

「火中的城市？」

「他說，有一座城是用邏輯與數建成的，但當它著火時，影子比建築先倒塌。那是他說的話，不是我。」

希波克拉底沉默片刻，然後輕聲說：

「夫人，我會盡力。但請你記得，他不是病人，他是一道裂縫，穿過神與人之間。不礙事。夫人。你們先出去，我看病人時不可以受到干擾。」



亞里士躺在榻上，身體仍微微抽搐，口角泛白泡，雙眼翻白，喉中不時低聲喃喃，像是在與誰辯論，語句片段而古怪——「不…那不是影子…理念…理念在上…火是假的…」

希波克拉底迅速擺好手印，右手中指點在自己額心，左手在空中畫出五道殘影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口中低誦古語：

「火之環，風之陣，開目！真言照破影中虛幻。病非病，靈非靈，邪入中樞，理失其序——現形！」

額頭「第三眼」中迸出一道金紅色的微光，如劍芒穿過亞里士的額心。

亞里士猛地全身僵直，空氣中傳來一陣尖銳而無形的哀鳴，彷彿一道聲音在屋中迴盪：「他是我的！他是我通往邏輯之門！」

希波克拉底眉頭一皺，雙掌成印，怒喝一聲：「破！」

屋內瞬間風起，窗戶砰然震動，那團濃霧般的陰影掙扎著從亞里士的胸口退散，仿若一條被趕出思緒的黑蛇。

片刻後，亞里士終於微微吐氣，身體鬆軟下來，像剛逃出夢魘，靜靜沉入睡眠。

希波克拉底收勢退印，擦了擦額角細汗，低聲說：

「不是普通的靈，這孩子不是被附身，而是引來它們。理念界裂開一道縫，他被當作橋。」

邪靈離開亞里士時，亞里士輕輕吐一口氣，緩緩睡去。

「孩子沒事了，修養幾天就可以。這陣子不要讓他到神廟亂跑，而且改個名字會比較好。」

「這孩子叫做亞里士多克(Aristokles)。我前夫取的名字，皮里蘭皮斯也不太喜歡。要改成什麼好呢？」

「這孩子根骨很好，額頭寬廣，就叫做柏拉圖好了。」

「可以請神醫來家裡教他醫學嗎？」

Perictione 認定希波克拉底一定可以保護柏拉圖，充滿期待地說。

「這孩子平時都學些什麼？」

「除了沒事跟著蘇格拉底到處走之外，還到"希皮學堂"上數學。」

「"希皮學堂"！是希波克拉底開的吧？」

這該死的，整天嬉皮笑臉的風系魔法師，名字還跟我相同。

就在希波克拉底語畢、起身欲離之際，屋外忽傳來輕微的咳嗽聲，彷彿有位年長之人正在庭前等候。

僕人匆匆走進來，低聲在 Perictione 耳邊說了幾句。

她臉上閃過一絲猶豫，然後轉頭對希波克拉底說：

「有位朋友，說是常與我兒談話的老者，路過時得知亞里士病重，特來探望。名叫……蘇格拉底。您意下如何？」

希波克拉底一聽到那名字，笑了笑，輕聲說：

「蘇格拉底？是那個整天追著人問問題、不肯好好洗澡的怪老頭？」

Perictione 忍不住露出一絲笑意：

「他是我這孩子的啟蒙者之一。雖然有時說話繞得很遠，但亞里士總是聽得入神。」

希波克拉底起身告辭：

「今日黃昏，我本就與他在市集南角的橄欖樹下有約。他想問我一些關於‘火與數’的問題。若夫人願意，我會告訴他，亞里士今日無恙。」

他走出門前，回頭看了一眼仍在酣睡中的柏拉圖。

「那孩子以後會比我們都更難懂，也更令人難忘。」

陽光漸斜，街上傳來熟悉的賣果聲與爭辯聲，市集在午後的光影中喧鬧起來。

希波克拉底快步走入人群，朝那棵常與蘇格拉底對話的老橄欖樹走去。

## 後記

1. 這家子有點亂。皮里蘭皮斯與前妻生了 Demus，跟 Perictione 生了安提豐，亞里士是 Perictione 跟前夫的兒子，皮里蘭皮斯則是 Perictione 母親的兄弟。

但是我們不能以現代觀點論事。

2. 在希臘語中，Platus 一詞有「平坦、寬闊」的意思
3. 改名字 邪靈比較找不到他。